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

且說智化要上團城子，小四義全要前去，都要看看藏珍樓，智化心內為難，想他們身價太重，怕這幾個人倘有些舛錯，自己擔架不住。蔣平在旁說：「智賢弟，你不用多慮，他們都是准走子午之時，再說本領全都不弱。」智化方才點頭。徐良對著盧珍、艾虎說：「蔣四叔說咱們的本領俱都不弱，你們看我的本事如何？」盧珍說：「咱們弟兄五人，要論本領，就算你是頭一名。」徐良說：「別看我的本事好，缺典。」艾虎問：「缺什麼典？」徐良說：「本領講的是馬上步下，我就會步下，不會馬上。」艾虎說：「三哥是未學練過，故此不行。」徐良說：「我也練過，在家中我也一心想買一匹千里馬。」盧珍說：「那可不容易呀。」徐良說：「買倒可以買，價錢還不大，就是不教騎上，一上嘍咚把我摔下來了，再一上又把我摔下來。後來叫人牽住，我方才上去，它又不走，若要一走，它腿快又把我扔下來了。」馮淵哈哈一笑說：「醋糟，你如何行的了！千里馬還得要千里人哪，沒有千里人，當然是不走。」徐良也哈哈一笑說：「臭豆腐你還懂得千里馬與千里人要相配哪！雖然你得了一口寶劍，是無價之寶，世間罕有之物，乃有德者居之，德薄者失之，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內，不如及早做個人情，送給有德之人。你若不信，你就佩著，不但不能長久，還怕要與你招出禍來。」徐良這句未曾說完，把馮淵臉上顏色都氣變了，說：「不用細講，我不配帶此物，必是你可以配帶。」徐良說：「我也不配帶。咱們公舉一人，將這人說出，人人皆服，那才可行，倘苦內中有一人不服，咱們重新另舉。我說是智叔父。頭一件是前輩老英雄，二則聲名遠震，正大光明，列位請想如何？」馮淵一聽，說：「醋糟，你原來是擠兌我，你倒是明要，我雙手奉送，你這繞脖子，指著千里馬說，誰有你機靈！說的可是馬，為的可是劍，繞了六里地的彎子，還是歸到寶劍上了。我這個性情，最喜直言，越繞彎子越不行，劍是在我身上帶著，你們不能搶我的，憑爺是誰，我也不給，我可是無德，偏要帶有德的東西。」徐良道：「我無非是多話，愛給不給，與我無干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就是不給。」徐良往旁邊對著艾虎使了個眼色，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，問馮淵說：「哥哥，你把事辦完了麼？白菊花今天你還去拿不拿？」馮淵說：「今天就不去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要不去，該把那個東西還我了。」馮淵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艾虎說：「熏香盒子。」馮淵一怔說：「叫我丟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那時我要不借，總說我沒有兄弟的情分了。我給你時節，囑咐你千萬可別丟了，你也知道我是偷的東西，誰知道你丟了沒丟？沒有人家的原物可不行。你說過你不是三歲的頑童，小小的一個盒子如何丟失的了？」馮淵說：「我真是丟了。你要不信，我重重起個誓。」艾虎說：「你也不用起誓，你丟了，就得給我找去。」馮淵說：「我上哪裡去找？準是被白菊花得了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熏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，他必是熏香採花，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。」艾虎一聽，更透著急，與馮淵要定了，沒有不行。馮淵看了看艾虎，瞧了瞧徐良說：「我明白了，總是親者厚，厚者偏，就只是我個外人。」一回手，把寶劍摘將下來，雙手捧著，交與智化說：「智大爺，我不可不敬，是叫他們擠兌的，我要不給，准許他們把我害了。」智化說：「你容易得來的寶物，我焉敢領受，常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」馮淵說：「你就不用擠兌我了。醋糟與我繞脖子，艾虎與我要熏香盒子，淨擠兌我這口寶劍，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與你，你又不不要，不信我要拿回去，艾虎又該給要熏香盒子了。不用作這虛套，你收下饒了我罷，不難我了。」蔣展二位在旁說：「既是馮老爺這一點誠心，你就收卜罷。」智化這才伸手接了過來，深深施了一禮，說：「馮老爺賞給我這口寶劍，應當請上受我一拜。」馮淵說：「那我可不敢當。」回頭又與艾虎說：「我把寶劍送給你師傅，你要熏香盒子不要？」艾虎說：「寶劍的事情，我一概不管，你把我的熏香盒子丟失，已然是丟了，我們自己兄弟，難道說我還一定與你要還不成？」馮淵說：「好兄弟，真慷慨。我要不給你師傅那口寶劍，你絕沒有這樣言語。」大眾全都哈哈大笑。智化叫艾虎把店家找來，給預備香案，不多一時，將香案設擺妥當。智化把劍供在桌案之上，點上香蠟，雙膝跪倒，祝告：「神仙在上，弟子智化，現今得了紫電劍，必須按正道而行，倘若錯用此物，定遭天誅。」說畢，將香插入香斗之內，大拜二四拜，站起身來，才把寶劍挎上。吩咐店家，將香案撤去，大家輪次道喜行禮，行禮已畢，蔣平叫店家備酒，與智化賀喜。不多一時，設列杯盤，眾人落座，大家歡呼暢飲，議論上團城子，暫且不表。單說龍滔與龍天彪，在史丹那店內住了一夜。史丹出去，置買衣服，青緞子箭袖袍，皮挺帶，薄底快靴，黑灰襯衫，青緞壯帽，穿戴起來，又是一分氣象，更透著威風。到了次日，把店內所欠飯賬俱開發清楚，吃畢早飯，天交掛午，三人出離李家店，直奔團城子西門，看了看周圍城牆，鴨蛋相似，是個長圓的。來至西門北邊，一帶三間平房，隨問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有人答道：「找誰？」史丹說：「有一位姓朱的，給留下話了沒有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莫非姓史叫史丹，打把勢的麼？」史丹說：「正是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們先在屋內坐坐，我打發人去請朱大爺去。」

不多一時，黃面狼朱英從外面進來。史丹過去要行大禮，朱英把他攙住，就問：「這兩個人是誰？」史丹說：「你們二人過來見見朱大爺。這是我姨弟，叫龍滔，這是他的兒子，叫天彪。」龍滔要行大禮，也被朱英把他攙住。朱英一打量龍滔，白方面短黑鬚，虎臂熊腰。又看那小孩子，是武生公子打扮，面如白玉，生得十分俊秀，隨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小爺跪下磕頭，說：「我叫龍天彪。」朱英把他攙起來說：「好一個聰明小孩子。」回頭又問史丹：「你帶著他們父子二人，有什麼主意？」史丹說：「昨天，我正在街上買衣裳之時，遇見我姨弟，他原是在鏢行保鏢，皆因把鏢行買賣丟下了，沒找著事情，也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。我就把你老人家的話，對他們一說，他們一心就要來求求你老人家，給他們美言美言，那怕就在此處打更，都是情甘願意。」朱英說：「我昨日見員外，只說得你一人，再添上一人也使得，這個小孩子我怎麼去說呢？」龍滔、史丹本是粗魯之人，教朱英一問，無言答對。還是龍天彪機靈，說：「你老人家不要作難，只管說著瞧去。倘若此處員外爺只要我姨大爺，不要我們父子兩個，那也不要緊，我們再找別的事去。萬一要留下我父親，瞧我小孩子無用，不妨教我看看書房，打掃打掃院子，只要給兩頓飯吃，我也不要工錢、月錢。倘若一定不用，只要留下我父親。先支二三兩銀子，我作盤川回家去。全仗朱大爺舉齒之勞。」隨說著復又跪下了。朱英見天彪說話這樣嘴甜，十分歡喜，說：「小孩兒你只管放心，此處員外爺不要，你伺候我去，非是我說大話，足可以養活起你。」隨即帶著他們就走進了大門，穿宅越院，來至垂花門外頭，叫他們在那裡等著，自己去了半天，復又出來說：「你們見了員外爺之時，可想著磕頭。」到了裡面，進廳房一看，群賊實係不少。朱英帶領三人進見，說：「這是大員外。」史丹、龍滔俱跪下磕頭。又見了紫面天王，也給行禮，復又引見群賊，也是——行禮已畢，往旁一站。東方亮問哪個叫史丹？又問龍滔會什麼武藝？回答說會使單刀拳腳，問史丹會什麼本事？回答說會使單刀、齊眉棍、拳腳。東方亮教他們施展施展。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掖，袖子一挽，打了一趟拳腳。又教龍滔練，他也將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把刀摘下來，叫天彪拿著刀鞘子，龍滔這一趟刀，大家無不掩口而笑，就是三刀夾一腿，沒有別的招數，也不換樣兒，也不收住，三刀一左腿，三刀一右腿，砍了極大的工夫，好容易方才收住。砍完了這趟刀，他還是提著刀過去，問說：「員外爺，你們瞧著好不好？」群寇異口同音說：「好，還是很好。」龍滔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知道很好麼！」東方亮一看，這個人憨憨傻傻，倒也很喜歡。東方清問：「小孩子，你會什麼本事不會？」天彪說：「眼前會幾手兒，不敢當著眾位太爺出醜。」東方清說：「你打一回拳我看，不用害怕，打在哪裡，若要忘了時節，有我們告訴你。」天彪先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衝上深施一禮，然後這才一拉架勢，往外一伸手，大家就知道他是個行家。正是行家伸出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再看房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綿軟矮酥，小腕膀肘肩膝，躡高縱低，身軀滴溜溜亂轉，走馬燈相仿，群賊看得連聲喝采。這一回打完，收住架勢，東方亮說：「會單刀不會？」天彪說：「會過兩三手。」東方亮教他練刀。小爺天彪把刀摘下來，又走了一趟刀。眾人無不喝采，誇獎好刀法。東方亮問：「跟誰學的？」天彪說：「我在鏢行裡，都是我叔叔大爺們教給我的武藝。」東方亮連連誇獎：「這個小孩子，我真愛惜他。」張大連最能奉承，說：「大哥要愛惜，何不收他作個義子哪？」東方亮說：「怕人家不願意。」龍滔在旁說：「員外呀，你要收我這小子作義子，我是求之不得哪。」張大連又一奉承：「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，磕頭罷！」小爺趕緊就大拜了四拜，又與東方清磕頭，然後又給群賊磕頭，全行禮畢，又問：「義父，我義母現在哪

裡？讓我給她老人家磕頭去。」東方亮把桌案一拍，說：「不用問那賤婢，她死了，你倒有兩個姑姑，叫人領你去見見。」天彪問：「今在哪裡？」東方亮說：「現在紅翠園。」叫家人帶著少爺，見見二位小姐去。家人答應一聲，此時天氣已晚，家人執定燈籠，帶著天彪，剛到後院，忽見前面有個人影一晃。要問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